

飞鸟对老树说

邓加荣散文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飞鸟对老树说

邓加荣散文集



淮阴师院图书馆 58028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飞鸟对老树说

作 者 邓加荣

责任编辑 卫 宁

出 版 者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者 通化师范学院照排印刷中心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87 - 1438 - 3/I·1398

定 价 22.80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哲理红蜡烛

- 飞鸟对老树说 (1)
- 真理姑娘与谬误王子 (6)
- 时间琐谈 (13)
- 天上的日落 (17)

庭院交响曲

- 庭院 (19)
- 窗外 (21)
- 屋顶 (24)
- 墙脚 (27)
- 鸟鸣 (29)
- 养花 (33)
- 两盆蟹爪兰 (36)

白山黑水之间

- 巍巍长白山 (39)
- 我爱林奈草 (48)
- 挖野蒜 (52)
- 采蕨菜 (54)
- 与祖国亲近的日子 (56)
- 攻读于长白山下 (58)
- 古道·黄金·白夜 (71)
- 我向火区走去 (75)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一周年祭	(79)
湖水、森林和年轻学者的话	(92)
黑河一日	(95)
兴凯湖,北方一颗明亮的星	(101)
(1) 冰城 冰节 冰心	(104)
(6) 吉林雾淞	(107)
(13) 寻找逝去的感觉	(111)
(17)	

万水千山总是情

我站在枫桥上	(116)
(10) 三峡抒情	(118)
(15) 昆明石林	(123)
(34) 烟雨漓江	(126)
(57) 西湖夜色	(129)
(65) 秦淮悠悠	(132)
(33) 牡丹和牡丹花城	(135)
(36) 山环水绕越女乡	(138)
醉翁亭游记	(140)
天下名寺有琅琊	(143)
(39) 庐山的瀑布	(145)
(84) 大连——金色的海湾	(147)
(52) 儋州东坡书院	(149)
(42) 海口五公祠	(152)
(62) 访宋庆龄的祖居	(154)
(82) 被遗忘了的名山	(156)
(17) 不是空中楼阁的空中楼阁	(158)
(27) 螺祖的故乡	(160)

(055)	高楼名酒活蒲州	(163)
(055)	从风陵渡到潼关	(165)
(055)	凤阳行	(168)
(055)	沔阳道上草离离	(171)
(055)	汉中随笔	(174)
(055)	寻找尘封的轨迹	(176)
(055)	北戴河记游	(179)
	碣石山,你在哪里?	(182)
	海滨食蟹	(185)
(055)	长城头——老龙头	(187)
(055)	白洋淀——重新流淌出来的诗	(189)
(055)	泉水叮咚的崂山	(192)
(055)	长廊散记	(194)
	厂甸的风车和大糖葫芦	(196)
	城北旧事	(199)
	十渡小桂林	(202)
	留香馆记事	(205)
	柳州龙潭公园	(208)
	港岛之绿	(210)
	月白风清富春江	(212)

我见到的几位文化名人

	永远是一片贞洁童心的冰心	(215)
	接生过五万婴儿的林巧稚	(217)
	性格朗朗照人的茅盾	(220)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杨献珍	(223)
	千古奇冤的吴晗	(226)

(161)	粉身碎骨全不顾的马寅初	(229)
(161)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孙冶方	(232)
(168)	啼血的杜鹃李谷一	(235)
(171)	琼瑶的乡情、友情、爱情	(249)
(174)	大有作为的蒋大为	(267)
(176)	新风霞清音唱尽写落花	(270)
(191)	她心中圣火永远在燃烧	(273)

异域情怀

(181)	西伯利亚暴风雪	(277)
(183)	又见莫斯科 又见喀秋莎	(281)
(192)	在国际列车上	(303)
(194)	难忘的萨格勒布之夜	(311)

(196)		
(199)		
(203)		
(205)		
(208)		
(210)		
(212)		

入会外文分八的候民健

(215)		
(217)		
(220)		
(222)		
(225)		

飞鸟对老树说

老树的独白

村外路旁，一株老榆树孤独地摇曳着疲倦的影子。西北风还没有呼啸吹过，它已落尽叶子，只剩下枯黑僵直的枝桠，在撞击着灰蒙蒙的苍穹。

黄昏的道路遥远且长。它，忘记了要在月光下踟躅荒原的神游，只在朦胧的夜色里暗暗絮聒，追忆着过去满身是榆钱的日子。

走过的道路一条又一条，流逝的时光一年又一年。疲倦的黄昏拖着万古愁怅，去掩埋泣血的残阳。

潮湿的雾冉冉地升起来了，模糊了河滩，模糊了草地，模糊了一片梦幻的山岗。

撕下的日历一张又一张，采撷的岁月一篮又一篮。快要枯竭的山泉，裹挟着生命的激越奋亢，去倾吐心底里的一滴滴的悲凉。

惨白的月亮缓缓地升起来了，映照着往事如烟，岁月如烟，芳草如烟，歧路如烟；映照着一幅幅褪了颜色的人生画卷。

秋灯一盏盏地熄灭了，露珠儿一颗颗地滴落了。荒芜的冷月，荒芜的寒星，带着沉重的忧伤，去抖擞微芒黯淡的宇宙萤光。

心头的烦恼，漫无情思地泛滥起来。聚也难说，散也难说；

情也难说,恨也难说,得与失换来的都是一片苦涩。

莽原有一篇诉说,黄昏有一篇诉说。遗弃的河流带着无可掩饰的浑浊,默默地从崇山中流过,从榛棵中流过,从村庄前流过。

我们看到的一切,一切一切,都匆匆地过去了,过去了!不论是衰草的瑟索、枯叶的婆婆,还是虽则让人忧怨,但却依然让人留恋的生活。

童年的梦

快到黎明时刻,弯月西沉,星星象雨滴似的唰唰地坠落。这时,长空和大地搂抱得更紧了,颤悚得更厉害了。它,村外的老榆树,昏昏地睡着了,做着一片片金黄色的梦。

童年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嫩得鹅黄鹅黄。太阳有点偏爱,送来过多的温暖,过多的阳光。于是,我的躯体里,我的脉管里,涨得鼓鼓的欢乐,涨得鼓鼓的生命若素——常青的绿色汁液。

童年是一只小船,一只小船,船帆软如云烟。大海有些偏爱,送来海风的无限温柔,送来海水的透明湛蓝。于是,我的船舱里,我的甲板上,堆得满满的珍珠、扇贝,堆得满满的珊瑚、玳瑁——大海的一片家私。

童年是一支笛子,一支笛子,系着五彩的丝穗。歌手有些偏爱,吹出来的都是甜润的笛声,都是抒情的歌曲。于是,我的整个胴体里,我的每个笛孔里,都流出汨汨的爱的清泉,都流出欢乐融融的幸福祝愿——邃密心声的最美好和弦。

老树对飞鸟说

蓝天象大海一样的清澈，白云像散开的放牧羊群。在闪光的白云上，映印着时来时去的飞鸟的影子。忽然，在小河边上啾啾地鸣起一片清脆悦耳的鸟声。一只丰姿俊影的黄鹂鸟停落在老榆树上，用细长的嘴梳理鲜艳的羽毛，多情地依恋着枯黑的枝头。老榆树仍然操着它那嘶哑的絮聒碎语，像是对着飞鸟又像是对着自己说：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叶子落了，绿色的梦已醒；悲剧演完，不会再有悲哀！

期待、幻想、追求，逛去了我多少激情；红的、紫的、黄的，都不是生活的色彩。她虽有柔情似水，但那却不是爱，不是爱！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该去的，一定会去；该来的，一定会来。

激荡的是，心田里的潮生潮落；无情的是，时序里的花落花开。心底里虽贮满了思恋的苦水，但那却不是爱，不是爱！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采撷的虽是泪珠，但却凝结不成红豆；燕子不是为着春天，它才飞来。

该奉献的，都已含着温情奉献了；该索取的，却是永远也讨还不清的债。夏夜虽有多少美好的梦，但那却不是爱，不是爱！

飞鸟对老树说

黄昏时候，落了一阵子雨，冰冷凄凉的雨。空气阴暗潮湿，西风吹来，残留的叶子瑟瑟抖动，悲凉无助地死死抱住枝头。没有抱住的便一片片飘零而去，无言地坠落到泥泞的田塍上和垄

沟里。黄鹂栖息到残破凋零的鸟巢里，淋湿的羽毛得到了一丝丝的温暖。

“不要问我今天从哪里来，明天又飞到哪里去？我的朋友！请不要抛弃我吧，不要吝惜你那黄叶半已残落的枝头！尽管外面世界天高地广，云山万重，无限春归路；但我却苦苦地依恋着你，我的朋友，你这寒村路旁的一棵老榆树！我今夜缱绻地依恋你枝头上这个旧巢，就像古诗中说的，鹧鸪只择一枝宿。

“十载岁月，十载炎凉，十载思乡的泪，十载异域的水阔天长。你该知道我的梦幻追求，另一种难言苦涩，终朝管弦悠扬，锣鼓铿锵，轻歌曼舞，翠袖红裳，昼夜不停地旋转，昼夜不停地奔忙，我疲倦地寻觅着，寻觅着一支难以扑捉的曲子，一个难以扑捉的影子。

“你该知道，我的朋友！多少年前的今夜，也像今天这样的凄风冷雨夜晚，曾经发生了什么？那天，时光只微微地发生了一次小小痉挛，大地便在不显眼的地方，创造了一个极为弱小的生命——我。从此，清风明月、淙淙流水和你枝叶的窸窣碎语，都伴随了我的歌声。你那不断向上伸长的枝桠，将我向蓝天高高地托举。你的无穷的爱，已经满满地倾注到我的小小肢体里，我还在张着嘴，等候你叶片上滴落下的甜蜜的生命露珠。岁月，使我翅膀上的羽毛一根根地丰满起来；岁月，使你的叶子从生命的树上一片片地脱落下去。今天，我已有很多的荣誉，很多的财富，但我却饥渴得要命，就像长途跋涉在荒漠中已经精疲力尽的行人。”

荒凉的小夜曲

乌云撕开了破绽，天空中露出一轮苍白、忧郁的月亮。它那

寂静的凄伤的无言之美,让人感到惊悸,销魂,心灵震颤,也使人怆然泪下。黑色的模糊影子远远地退去,银色的雾漂浮在田野上,大地沉入到冷气逼人、恍惚困惑的无垠大海里。

“‘问世间,情是何物?’这是八百年前,北国一个诗人向天地发出的直语。我,曾穿越万里凝云,千山暮雪,千百度地翱翔在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里,一直在痴心地寻觅着,寻觅着爱的真谛。有的人说,爱是燃烧,但燃烧的只是生命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生命。有的人说,爱是幸福,但幸福总伴着一个物欲的情敌,它总是无休止地和你纠缠在一起。有的人说,爱是冲动,随青春而来,伴青春而去;若要如此,哪里还有天长地久,生死相许?海有潮生潮落,月有阴晴圆缺,时有秋冬春夏,人有生离死别;而爱,却是永恒的固体。因为,爱是两个心灵的直接撞击,哪怕只发生在一瞬息之间,也不会被无际的时光波涛给冲逝而去。这些“你不要问我会不会离去,我的朋友!只要你心底里明白,我的根一直培植在你这里。世间有两种爱:永恒的和瞬息的,无限的和有限的,心灵的和肉体的。有限的爱,要求占有,绝对的自私;无限的爱,追求的只是爱的本体。肉体的爱,是烈火一般地燃烧;心灵的爱,是夜露滴进湖水里的沉溺。它永生在岁月之中、视野之外,永生在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运行里。

真理姑娘与谬误王子

在由古通今的大道上，在寒来暑往的一个日子里，新月透过云层，泻下几缕清亮的银光。山脚下，晶明的泉水无声地涌出，顺着山涧的小溪，注入到奔流不息的自然河流里。泉边，万古长青的生命之树舞弄着婆娑的影子。真理姑娘穿着朴素的衣裙来到泉边，采折长青树上柔嫩的枝条，编织盛放智慧果子的花篮。

这时，一阵颶风吹过山林。山上的树木像海潮一般地喧嚣与摇曳起来，谬误王子乘风过来，戴着光华耀眼的紫金冠，穿着缀满宝石的金缕衣，佩着镶嵌泥金花纹的宝剑。他虽然有些烦恼，但依然保持一副骄矜的神态。

谬误王子：“噢，真理姑娘，原来是你在这里忙碌？人们都说你是智慧的结晶，你却还在这里采撷智慧的果子！真是越富有的人，越是贪得更多的财富呀！”

真理姑娘：“王子，你好！你在羡慕我的智慧？虽然智慧并不就等同于财富，但智慧毕竟是值得珍重的东西。不过，我想在你的王国里，真正缺少的并不就是智慧。因为，谬误并不等于无知。”

“可惜，智慧也帮不了我什么忙！我虽然用尽了机智、狡黠、诡辩和诤诈，给人们焙制了种种安神的药丸，可是人们并不爱我，这是最使我烦恼的事。真理姑娘，你是个聪明人，请你能够帮助我指明这里边的原因吧！”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你。有的人对你嗜渴如

命，疯颠若狂地癖好你，庇护你，用他们精心锻制的、鼓惑人心的魔杖，把你扶到受人尊宠的神龛里。”

“我不会忘记那些令人陶醉和神往心驰的年代！那时候，宗教统治着世界，神职是判断人间是非的最高权威。在十六世纪以前，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虽然是谬误，但却被教皇认为是正统思想。谁敢怀疑它或责难它，谁就是欺神犯圣，就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那绞刑架上的绳索和火刑场上的浓烟，就是我的不容侵犯的尊严，就是我不容怀疑、褒贬、非难和批驳的神力。”

“但是，群众毕竟是不能长久愚弄的，真理之光终究要透过迷雾，照亮人们心田中的昏暗。伟大的科学家哥白尼不避强权，不怕禁锢，毅然地提出与托勒密完全对立的学说——太阳系学说。”

“但是，‘哥白尼却因此遭到了迫害，他写的书《天体运行说》被当作异端邪说丢到火堆里烧毁。在教皇权力复盖的方宇下，不准人们再谈论他那怪诞的主张，他的学生布鲁诺因为宣传他的思想，被罗马教廷焚死在百花广场，在那熊熊烈焰之中殉了他对真理的信仰’。”

“可是，真理却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烈火不能把它燃烧，洪水不能把它淹没！真理之光一旦泻进人们的心田之中，就再也无法使它熄灭。人民是喜爱真理的，因此，真理便永生在人民群众之中。哥白尼虽遭迫害，布鲁诺虽被火焚，但是，太阳系学说的真理，却不能不最终击破托勒密的谬误！”

“这也正是使我时常感到烦恼的原因。我的显赫时光就这样轻易地流逝了！”

“不，王子！并没有因为宗教裁判所绞刑架的拆除，就完全使你丧失了尊严。除了宗教的神权作为你的护身符之外，还有君王的卫队也是保护你的尊严的仪仗。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路

易十四有句名言：‘朕即国家’，‘朕言即法律’。这位专制君王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用朕的国家和法律，紧紧地保护了你那不容侵犯的尊严。”真理姑娘说。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代替了封建骑士的刀和剑，成为权力中的权力。这时，我又为货币的刀剑所庇护，把黑说成白，把丑说成美，把污浊说成清洁，把堕落说成高尚，把罪恶说成善良，把征服说成解放。”谬误王子得意地说。

“总之，你是在强权的辅佑之下才能立，才能行，才能保持住尊严。可是，任何种强权都是有限的，有涯的，不论从时间上来说，还是从空间上来说，都是一样。因此，一旦强权中止了，你的尊严也就破灭了。你多少次被人们抛弃的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真理姑娘说。

“这也正是我的宝剑和机智，全都无能为力的原因。可是我想再向你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都说：人民爱真理，强权爱谬误呢？为什么我只有在强权者那里才能受到尊宠呢？”

“那是因为你们相互为用的结果。谬误没有强权不能立，强权没有谬误不能行。你的机智、狡黠和诡辩会使强权者的权杖披上花饰；你的谎言、蒙骗和那种种自欺欺人之谈，会使人们愚昧、昏聩和麻痹，从而使得强权者之手可以把权杖之柄握得更牢。”

“那末，你这位朴朴素素的真理姑娘，为什么会得到人民由衷的喜爱呢？”

“这就是真理的人民性了！为什么人民喜爱真理呢？因为人民群众总是向往自由、追求自由和酷爱自由的。人，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生存，这些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统治着人们，奴役着人们，强制着人们，人们在这些必然面前是不自由的，甚至是

被奴役的；不过，人们又总是不会满足于他们既得的生存条件，总是要求从更多的必然王国之中走出来，解脱那些统治、奴役和强制他们的异己力量，获得更多的自由。这是人们意志的总的发展趋势。真理是使人民由必然走到自由的指向罗盘，而科学和民主则是帮助人们找到指向罗盘的重要手段。”

“如此说来，在推翻神权、君权和货币的强权之处，我就再也得不到尊宠了，再也不会有显赫的时光了？”

“这又是你谬误头脑中的又一谬误。这三种强权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与消亡的。推翻了，并不就等于消亡了，由推翻到消亡还横着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比如说在中国，资本的权力被推翻了，但资本的力量还存在，资本的奴役和强制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的地方，也还起作用。与资本的强权一样，君王的强权是早已被推翻了，但不能说它们的残余和影响已经被涤荡干净。”

“这么说，还有我风行的土壤、气候和条件了！”谬误王子抚着宝剑得意地问。

“是的，我敢说，有的时候是这样。”真理姑娘说。

“我还想再问你一遍，真理姑娘，我风行的土壤和条件，就是那三种强权力量还依然对人们起着强制作用的地方？”

“是的，但不仅限于此！这三种强权，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特别是后者。它们在被推翻之后所以还会长期地存在，是因为它们潜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潜藏于社会道德观念之中，潜藏于风俗习惯之中，一下子是很难清除干净的。这也就为你的风行提供了一定的土壤与条件。”

“你不是说，我的地盘还不仅限于此吗？”谬误王子贪婪地追问道。

“是的，除了强权之外，还有愚昧，也是你得以风行，受到尊

宠的强有力的依托。古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在雅典市中心广场讲出了几句深含哲理的话，便被一些愚昧的人当成疯子，遭到了他们粗鲁的围攻、讥讽和辱骂。古希腊忒拜国的国王彭透斯，因为反对酒神巴克科斯传播的邪教，便遭到为巴克科斯所鼓惑起来的一群愚昧的人的围攻和辱骂，其中也包括他的母亲阿高厄。他们将国王彭透斯逼到一棵高高的松树上，用石块和木棒向他纷纷地投掷，而当那些石块和木棒都够不到时，他们便疯狂地用木棍掘开松树下的泥土，直到松树最后倒下。他的母亲阿高厄受到酒神的愚弄，把自己的儿子看成是一头狮子，扑上去掐住了儿子的咽喉。彭透斯看到后非常难过地说：“母亲，你不认识你自己的儿子了，我是你在皇宫华贵的屋子里生下的彭透斯呀？”可是完全被迷透了心窍的阿高厄却什么也看不见，她看见的只是一头狮子，于是便与那些与她同样被愚弄的人一起，将自己的儿子杀死……”

“行了，停住你的嘴巴，别再高谈你那荒远的异域番邦的古老传说吧！”谬误王子心头烦躁，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

真理姑娘仍然是一片镇静、单纯，眼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说：“好，异域的不说，就说中国的吧！战国时期，魏国邺城的大巫便曾鼓惑愚昧的人们，每年将一个少女沉溺到漳河里，说是要嫁给河神作新娘，这样，河神才可以保住这一年里不发大水。后来，直到西门豹治邺时才揭穿了这场愚昧的罪过。”谬误王子听了刚要出来辩说，真理姑娘没容他开口，又接来说道：“在有的偏远山区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愚昧的陋习，把患了病的妇女当成妖邪给驱逐出村寨，她的父母也用同样眼光看待自己的女儿，忘记了那是他们亲自生养下来并抚养长大的。当然，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我不信，我只能风行在那些偏远荒蛮的地区！”谬误王子仍